

【明镜杂谈】

印象“法轮功”

张文

对“法轮功”初有印象,是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记得那时有段时间电视、广播里总是能听到“法轮大法”、“转法轮”、“李洪志”等字眼,当时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事。

后来,听老人们说“法轮功”是邪教,我们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李洪志跑到美国躲了起来。

再后来,发生了“天安门自焚事件”,这件事对我可谓刻骨铭心,让我毛骨悚然。那是第一次感受到“法轮功”的恐怖。我从电视上看到那些“法轮功”人员在天安门这个全国人民都向往的神圣地方前面,用汽油焚烧自己,大火熊熊燃起,他们却纹丝不动。惊骇之余,当时就想,这

“法轮功”究竟有多大魔力,竟然让他们如此践踏生命?看到他们被烧焦后的样子,我真的匪夷所思,还有难以言喻的恐惧,尤其是看到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那烧焦的脸庞和痛苦的表情,幼小的内心更是充斥了深深的惧怕。那时候,老师以“法轮功”作反面教材,教导我们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自觉抵制邪教的歪理邪说。

这些年,我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经常接受反邪教的社会宣传,已经对“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但却没有再像小时候那样感受“法轮功”之深刻,我以为“法轮功”终于消停了。有天回家,看到奶奶床上有本

“法轮功”的反宣品,我着实吓了一跳,举着那本书,吃惊地说:“奶奶,你可别练‘法轮功’啊,那都是骗人的!”奶奶一听,嘴一撇,一脸不屑地说:“哼,给我钱我都不练!不吃药不打针练功就能把病治好?要那么神奇,这世界还要医生干什么、要医院干什么?这上面还骂咱共产党,真是没人性、没良心呢!”没想到这八十老太还很明白呢!我顺势说:“我奶奶就是思想觉悟高!奶奶,可记好了啊,还有人打着佛教、基督教的旗号骗人钱财呢,如果这些人找你耍钱,你可也千万别信、别上当啊。”奶奶说:“正经的教门还能收人钱财啊?一收钱肯定是骗人的!放心吧,奶奶懂得。可是你说这‘法轮功’咋到现在还这么折腾呢?有一次,我在公园溜达,一个妇女跟我搭话,说着说着她就从兜里掏出一个

小本,塞给我。我一瞅,就看到‘法轮大法好’,老大个的字啊。我把她说了一顿,就赶她走了。国家该好好管管他们。”于是,我就告诉奶奶国家一直都在治理邪教问题,遇到宣传“法轮功”等邪教的人,应该及时向有关部门,比如公安局、派出所举报,反映情况。“哦,对了,这小书估计是练‘法轮功’的塞进门缝的,我准备把它当柴火烧了呢,省得出去祸害人。”说着,奶奶就拿起那反宣品,扔进了炉灶。火烧得很旺,反宣品霎时间化为灰烬……

(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十年后我们再相会

刘娅

（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一次聚会，那是十年前的

斥邪教

张文芝

罪不容诛一介夫，度人度世世人屠。
法轮永转徒将骗，善忍常行把众糊。
弟子为非遭苦难，老师俯首享闲福。
勿允邪教坑蒙骗，协力齐心把根除。

斥李洪志

温深

一介愚夫草木人，哪有神通转法轮。
欺世盗名迷惑众，敛财钓鱼壮自身。
逃亡异境不知罪，策划网络扰庶民。
相信科学天地广，共享安乐好光阴。



宁静致远

政喻 摄

双修之罪

民子

机话筒。桂花怕漏了馅儿，一把摞下

“姨，实话给您说了吧，洪三夜里下井带班，不小心碰了一下，现在到县医院包扎去啦。”

“啊，这是啥时候的事，怎么还不回来？”

“这……”

“快给矿上要辆车，咱们到医院看看！”

“洪三醒过来啦！”

这是他午夜时三刻在仙家庙院前与安老哭等人一齐发动，被暴雨冲下深沟摔昏、经过6个多小时抢救才苏醒过来的。

正在祷告的安老哭、矿工小杜和从仙家庙赶来的姜壮等人，一下子全围到了洪三病床周围。

“三儿！”“吉矿长！”“大侄子！”洪三听到了这连连急促的呼声，他想答应，然而就是答应不出；洪三看到了这张张焦虑的面孔，他要识别，然而就是识别不清！主治医生对洪三进行了详细检查

后对姜壮说：“现在病人的生命体征已恢复正常，就是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失忆、失声问题。我们将立即邀请相关专家进行会诊，研究制定治疗方案。”姜壮连连点头：“谢谢大夫！”

“仙家正在对洪三予以施救，”安老哭下意识地擦了一把脑门上的汗，对姜壮说：“姜主任，我向您保证，一周之内让老侄子开口说话！”

“你是谁？”洪三在桂花的搀扶下，心急火燎地进了病房，一见安老哭在场，立即怒发冲冠：“你个恶魔、禽兽，你滚！”喊着喊着，洪三一个急火攻心，昏倒在洪三的病床上！

三

时光倒流至30年前。

初夏的晨阳，把吉家院中那颗梧桐树树冠照得翠绿炫亮，两只蓝喜鹊在树枝间跳跃鸣唱。

“娘，我去练功啦！”穿戴齐整的吉旺媳妇彩叶，给婆婆打了个招呼就出门而去。

彩叶练功是为治病。三年前，彩叶进了吉家门，乡亲们夸彩叶长得俊！彩叶婆婆乐得合不上嘴：“啥俊不俊，抱孙子才是俺最大的期盼！”可时过三载，彩叶两度流产。为此，她寻医问药，但收效甚微。头开春，娘家嫂子领她见了“包医百病”的“神天功”辅导员“安半仙”。安老哭拍着胸脯说：“练上‘神天功’，我保证你两个月怀孕，年内当娘！”彩叶练功已经30余次，动作一次比一次自如，感觉一次比一次顺畅。刚才出门时巧遇喜鹊登枝，这不正是好兆头……想到这，彩叶情不自禁地笑了。

“印堂发亮，面带笑容，练功收获不小！”彩叶刚到练功点，安老哭就迎上来：“走，我带你拜拜师傅，提高点功力。”

“安淮听携彩叶拜拜师傅，”安老哭领着彩叶刚跨进他家门口，就跪在香烟缭绕的神坛前：“彩叶求子心切，小徒拟与之双修，以满足其夙愿，望师傅恩准。”拜毕，安老哭一把将彩叶抱在怀里，“双修？”莫名其妙的彩叶半推半就上了床……

“我有罪！”医生在洪三娘人中穴位拍了一下，她醒了过来：“我对不起吉家祖宗、对不起洪三他爹，我的天呀！”洪三娘嚎啕大哭起来。

“娘别哭啦，别哭坏了身子。”花妮劝她婆婆，姜壮、桂花、矿工也在劝，可就是劝不住！

得俊！彩叶婆婆乐得合不上嘴：“啥俊不俊，抱孙子才是俺最大的期盼！”可时过三载，彩叶两度流产。为此，她寻医问药，但收效甚微。头开春，娘家嫂子领她见了“包医百病”的“神天功”辅导员“安半仙”。安老哭拍着胸脯说：“练上‘神天功’，我保证你两个月怀孕，年内当娘！”彩叶练功已经30余次，动作一次比一次自如，感觉一次比一次顺畅。刚才出门时巧遇喜鹊登枝，这不正是好兆头……想到这，彩叶情不自禁地笑了。

“印堂发亮，面带笑容，练功收获不小！”彩叶刚到练功点，安老哭就迎上来：“走，我带你拜拜师傅，提高点功力。”

“安淮听携彩叶拜拜师傅，”安老哭领着彩叶刚跨进他家门口，就跪在香烟缭绕的神坛前：“彩叶求子心切，小徒拟与之双修，以满足其夙愿，望师傅恩准。”拜毕，安老哭一把将彩叶抱在怀里，“双修？”莫名其妙的彩叶半推半就上了床……

“我有罪！”医生在洪三娘人中穴位拍了一下，她醒了过来：“我对不起吉家祖宗、对不起洪三他爹，我的天呀！”洪三娘嚎啕大哭起来。

“娘别哭啦，别哭坏了身子。”花妮劝她婆婆，姜壮、桂花、矿工也在劝，可就是劝不住！



铲除邪教享平安

作者：邵金荣

【文学连载】

我与李洪志一家在泰国的日子



第6章 动作成形 公园收徒

听说唐人街龙莲寺斋堂有气功师治病，而且是免费的，更听说有气功学，这次来的人就更多了，总共有近20人。李洪志开始第一次招收弟子。

以后，每周日早上，李洪志都会叫上本人来龙莲寺斋堂，我又是带路，又是翻译，当时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每次李洪志教气功时，一边做，一边讲。他告诉大家，入静是修炼气功的第一关，这一关非常重要，要练气功，就必须学会入静。

我在一旁也跟着一起做，我觉得站着练时像打太极拳，坐下来时与一般的健身功法差不多。

开始练功时有十人，几周后，达到二三十人，特别是李洪志带大家一起练功时，很多过路人也会在一旁比划，场面还比较壮观。

每次教完气功，李洪志均要讲他的气功是目前中国最好的气功，是最高层次的气功，他是毫无保留地传给大家，所以要好好学，用心学。还说他的气功最适合泰国人学，要求大家坚持练功，越练身体会越好。

当时，大家练的是气功，未有所谓的法轮功，李洪志也没有提过任何法轮功的说法。

李洪志和我相处的以往几个月，只感觉他就像平常印象中的东北大汉，人高马大，爱吃爱喝。但是这次成功地吸引人来练气功，还有整个活动他自己讲解，说明李洪志头脑并不简单。

除了星期日由我陪同以外，每周有四五天时间让斋堂弟子带他到处去治病、传功，还可到处游览佛寺、庙宇。

斋堂弟子也介绍一些人来治病，其中一些表示通过治疗后确有效果，李洪志均不收钱，这样就吸引了更多人的到来。但时间长了，斋堂弟子也不好意思，决定让来治病和练功的人均出一些钱给李洪志，李洪志推辞了一番，然后也就接受了。

可以教练气功，众人拥护；又可以有钱拿，大家心甘情愿；还可以参观佛寺，合情合理。对于李洪志来说，天下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

每次去龙莲寺斋堂教练气功，李洪志看到前呼后拥的人群、热情的学员及仰慕的眼光，都会感到无比的兴奋，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李洪志当时教的气功也是一般的普通健身功法，其实，他来泰国之前就学过几种功法，然后他再加了一些自己创作的功法，做得让泰国人更能够接受了。

记得有次跟人治病后他悄悄跟我说，要练气功，就要学会平心静气，想些办法让这些人的心平静下来，不去想生活中的那些烦心事，他们的新陈代谢自然就顺畅了，身体状况也就自然舒畅了。我觉得他说得和中国传统的练气功的原理是一致的，所以也从中掌握了这一诀窍。

当时，我对李洪志只当是一般的气功师及大舅子看待，就是一般平常的人。没想到他从泰国回到中国后，忽然变得有名，我很疑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数。

到了1999年后，许多媒体说我是法轮功在泰国的协调人，其实当时情况并不是媒体上说的那么复杂，前面的事情，本人也说得比较清楚，简单地讲，我只是李洪志的徒弟，也算是一名气功爱好者吧！

李洪志去唐人街龙莲寺斋堂一直是由我陪同，因为一当翻译，二带着大家练功，所有的龙莲寺斋堂的弟子都知道我是李洪志的徒弟，且与大家相处融洽，所以大家称我为“大师兄”。看得出来大家比较尊敬李洪志，因为喜欢气功的人也很多。平常我除了工作时间外，也帮着打理斋堂的事务，招弟子、气功治病、一起练功、教新弟子练功，管理练功人员、安排外出活动以及收费等等，我也乐意大家叫我“大师兄”。

一次，李洪志对我说泰国穷人也有富人，有地位高的也有地位低的，但为何却相处很好，很少有人吵闹、不满。

我解释给他听：泰国社会的平静归功于佛教和传统观念，强调家庭、朋友的共同和谐。在佛教中，现在的生活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而是由因果报应决定的，个人行为决定着他的生活，神灵也无法改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泰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和谐共融，无论是生老病死，还是荣华富贵，都是前世造成的，在现世要尽快消除“业障”，努力行善，积极修德。

李洪志听了如获至宝，觉得有道理，并说人前世都是有“业障”的，要尽快消除，练气功也应该是消除“业障”的好方法。

更为奇特的是，后来李洪志变成了如何神奇、有各种特殊功能的师父、宇宙主佛，是来拯救地球人的救世主；地球是宇宙中的垃圾站，每个人只要认真修炼就可以圆满离开地球；还有在弟子的小腹部下了“法轮”，可以让它正转或者反转；师父的法身会永远在弟子的身边，监督弟子练功；说自己法力比释迦牟尼、老子、耶稣的法力强。这些说法，李洪志初来泰国时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一个龙莲寺斋堂的弟子都可以出来作证。

我们当时修练气功的人，没有任何人知道法轮功，且李洪志也没有提到过什么有关法轮功的任何文字，所以可以郑重地说，我们龙莲寺斋堂的弟子，那时练的不是什么法轮功。确切地说，1992年以前就没有“法轮功”这种说法。①

(未完待续 摘编自凯风网)